



天空

坐满了

石头

ལེང་ཞི་ཤར་གྲོ་མོ།

凌仕江◎著



一个士兵在西藏写下的 万物生灵

作家阿来推荐“这本书写出了西藏万物有灵，军营有血有泪有情有义。敬畏是智慧的起点，历事炼心是成长之途。”

16年寒来暑往，在喜马拉雅仰望，在佛祖眼睛里思考
西藏第一军旅文学

ARC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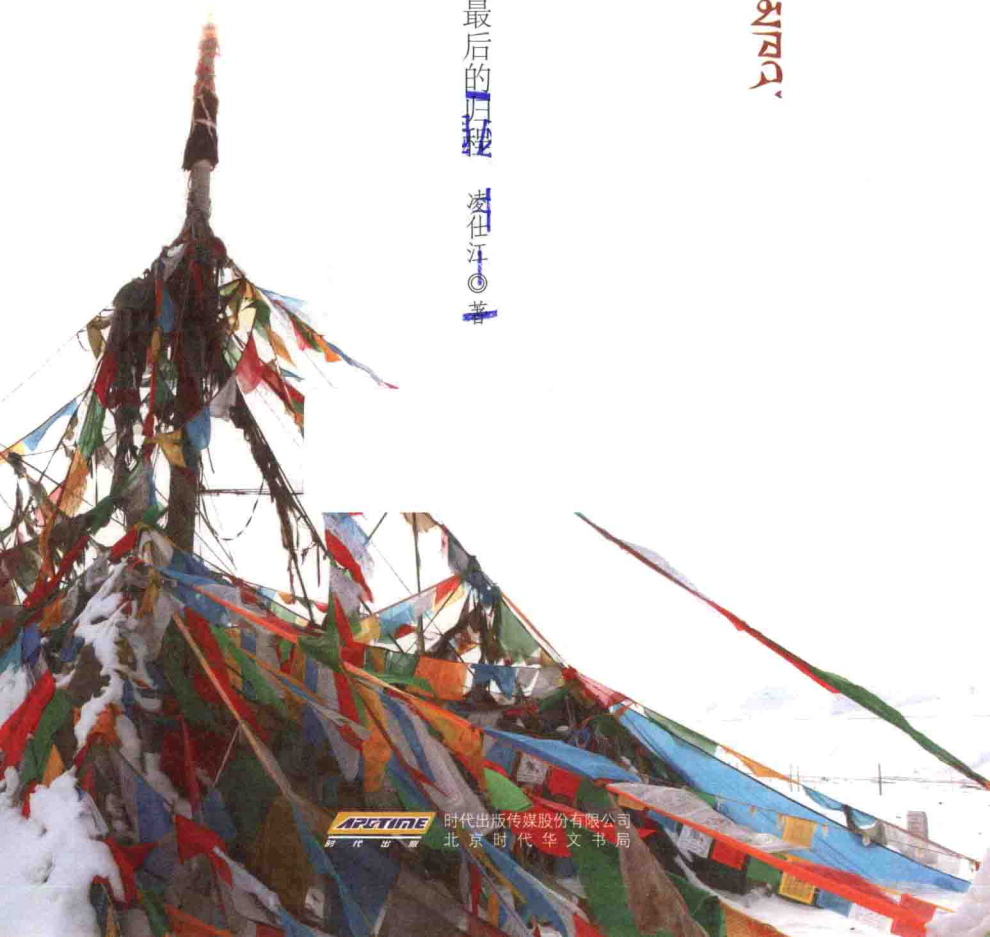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天空 坐满了 石头

མཁའ་འགྲོ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

最初的寻觅，最后的归程

凌仕汗◎著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空坐满了石头：最初的寻觅，最后的归程 / 凌仕江著.

— 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3.10

ISBN 978-7-80769-102-0

I. ①天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0655号

天空坐满了石头：最初的寻觅，最后的归程

凌仕江 / 著

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

责任编辑 王 水 责任校对 尚 蕾 图片摄影 徐渭明 何海斌 刘有飞

营销推广 杨 霄 责任印制 刘 银 警 敬 装帧设计 吴逸楠 段文辉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：100011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制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(010) 89591957

规 格 787mm×128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102-0

定 价 35.00元



目 录

万物有灵

追鹰的少年／004

少年砍下自己的胳膊——一定是为了拯救受伤的鹰。但鹰不允许少年这么做，尽管它已经奄奄一息。从拉萨巷子里挽着长袍，翻过铁栏，争分夺秒跑出来的红衣喇嘛，像是听到了某种信号，手中数着的念珠，顷刻散落一地。

德西梅朵去朝圣／019

德西梅朵从窟窿里看着远去的雪，感觉自己的一生从未离开过雪。藏北给她最好和最坏的礼物除了雪还是雪。她从雪中来，到雪中去，雪把一个个孩子给她送来，又在雪中给她全部送走。最终她剩下大片枯萎的草场。重大白灾的第二年冬天，德西梅朵决定带着她唯一的羊去遥远的拉萨朝圣。

一只犯忌的羊／028

与德西梅朵家的那只羊相遇。“杀死它，杀死它，这犯忌的羊，让人灵魂升不了天，该死！”人群大声叫嚷。妇人抱起羊说：“去吧，到天葬师那儿去，他会恕你无罪的。”等羊不见了，妇人说：“现在你们可以带走我了，我愿意替我的羊去死。”



白狼 / 035

他开始动手了。狼围着经杆胡乱地窜。他变幻莫测的手势转动，刀锋在狼的脊背上停停走走，三下五除二，他就将狼的衣服脱了个精光。狼全身变白，白白的皮肤上，还带着身体的温热。冷气流从白狼嘴边喷薄欲出。白狼嚎叫了几声，被风淹没。红柳丛中，一只小狼崽正睁着明亮的小眼睛看着他们。

西藏的石头 / 045

“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。”这是诗人海子自杀前对西藏的吟咏。一对法国老人顶着高原烈日，满山遍野地找石头。老太太从珠峰脚下的藏族人家搬回一块偌大的经石，形状怪像牦牛的心脏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“它多像亿万年前那颗等待的心呀。”

天葬师的秘密 / 054

天葬师（多不丹）转过身，伸出长长的手臂在我的身上一阵乱拍打。我吓得连连倒退几步。索朗扎西把念珠往肩上一搭，独自拍起自己身体各个部位……那具尸体放在天葬台中间的巨石上，周围野花一片。多不丹换了一把长刀，只见他横切一刀，又从这切口一刀直拉至右脚踝，又一刀直拉至左脚踝，不用几分钟就把一条条肉割了下来……

没有尘埃的星球 / 063

白色精灵在不远处停住不动了，并排站在一起。她们不知，今天已是桑金和小凯迷失在喜马拉雅的第三天了。“可她们是精灵。”桑金带着哭腔叫道。“我终于明白了，正是该死的精灵让咱们迷路的。”桑金不再理他，从挂包取出一个糍粑，在微弱的火苗上烤起来。香味诱得精灵发出了不安的声音。



圣湖边望月的卓玛/074

“哎，卓玛啦——”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，临湖而立，望着月光中的喜马拉雅，长久地沉默着。此时的喜马拉雅仍旧是一片银晃晃，我仍然感觉不到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绝世风景，河流边是绚丽多彩的冰瀑。“你怎么不在冬季上山采摘雪莲，而在夜晚来采三毛草？”

扎西的婚礼/079

我们跟着络绎不绝的藏族人攀着木梯而上，经过走廊，来到一间宽敞的客堂。没错，一对藏族年轻人在举行婚礼。……沿着月色向山南进发，扎西一家三代人的婚礼故事还徘徊在心，这可是命运弄人？耳边还有歌声在回响：“太阳是漂亮的新郎，月亮是可爱的新娘，新郎新娘的伴当，由我启明星来担当。”

牛皮船/085

薄如蝉羽的牛皮船，看上去如同灯光下一张染了色的宣纸，有种透明的感觉。老者突然一转身，指着不远处的军中大院：“告诉你，当兵的，里面有一位不听人劝的牛脾气指挥官，当年用错武器，吃了败仗。原因就是不懂水情与水性，更不善于用牛皮船在拉萨河跑战备物资运输，那么多军饷统统随摩托艇和橡皮舟沉进水里了。”

格桑花的秘密/090

枪炮声终于在冰雪融化时分熄灭了。村里有慈祥的老阿妈，扬起水瓢向金珠玛米嚷道：阿啧啧，前方打仗正忙，你应该在营房里好好留守，以后驮水的事，都让我自己来吧……若干年后，他终于出现了！他的毛驴哪里去了呢？他真的老了。



门巴猎人／104

有一次在我守候猎物守得打瞌睡时，一只蚂蝗正朝我手臂上袭来，是它们发狂的叫声驱走了正在对我下手的蚂蝗，甚至有时是它们站在我的肩膀或枪口上，带我走出困境的，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，我是不是撞到鬼了！

流浪拉萨的三毛／107

1990年，三毛从成都乘车去往拉萨。从布达拉宫出来，她发生高原反应，突然昏倒在市区的路上。而后被送进解放军拉萨总医院，诊断为轻微脑水肿和肺水肿。在西藏四天，有三天半在病床上度过。距此之后不到三个月，三毛在台湾家中自杀。

人有七情

喜马拉雅王子／116

在雪线上的哨所，几个月前，风雪吞噬了三个战友。现在，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把我夹在中间，耳边一直回响着大雪拍打狂风的声音，雪团砸在我们厚厚的大衣上……“我们什么也不要，如果你要离开哨所，我们也不拦你，但请留下你的孤独，相信我们并没有死，我们都是喜马拉雅的王子，我们也不会离开这里了。”

查果拉，伸手把天抓／130

“风吹石头跑，天天穿棉袄。”因高寒缺氧，查果拉对人体的威胁损害，从脏器器官之“硬件”到神经思维之“软件”，是全方位的。只有被外国作家喻为“空中警察”的鹰族生息其上，经幡飘扬……而长着娃娃脸的哨兵驻守于此。多年后，在都市的霓虹和咖啡中，面对女诗人、成功的女企业家，我该如何描述我当时的难受劲儿？



米拉山/140

雪，一直在下。经幡飘舞的米拉山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它在我眼里是雪域大地的一块无字碑。李老兵是在米拉山口跳车捡到命后被雪冻死的。两个月后他的儿子诞生，名字叫“李米拉”。

看守仓库的士兵/160

我惊讶于他看书的速度如此神速，有时一天跑来三四次。只要他一拿去，几天也不见还，却还要不断地借。一个雪化后的中午，他说，“老实给你讲吧，我的脑袋是装不下任何一本书的，你借给我的书，我一直没看，一本也没看，甚至一页也没翻开过，因为我根本看不懂，我不太会认字呀！”

拉萨的夏天/166

因为灵魂的折射和孤独异乡的遭遇，两个人相遇圣地，并发誓要做天下最铁的哥们。他说了一句我想我多年以后才能够说出的话：这个夏天有一种超现实的味道。

西藏军人怕什么/175

战斗、寒冷、缺氧、雪崩、泥石流、风沙、沼泽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么，他们还怕什么？究竟还有什么是最可怕的？我力求从山口传出的一个玩笑中去找答案，“哎，在山口呆得想犯个作风问题也犯不成。就连窗前飞舞的苍蝇也是公的，满山遍野奔跑的土拨鼠都是公的！”



尼洋河畔／189

不久，连队飘来一封信。指导员说，信是一位市长夫人写的。信中提到一名叫强鹏的边防军人，在电话里威胁她和她的女儿，“只要你再来信提出分手，我就回来夺了你全家的命。”市长夫人要求，“希望部队对此人的思想引起高度重视，给予必要的教育。”关于强鹏这个人，如果你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……

远方除了孤独一无所有／210

我还只是一个哨兵，孤独而贫穷。请不要怪我叙述的过于伤情。我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被强烈的光束吞噬着，压抑的心情像一块块石头坐在我的心间。远方常常会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欲望……梦想或者灵魂的家园就在不远的地方。“孩子快走吧，那是神的光芒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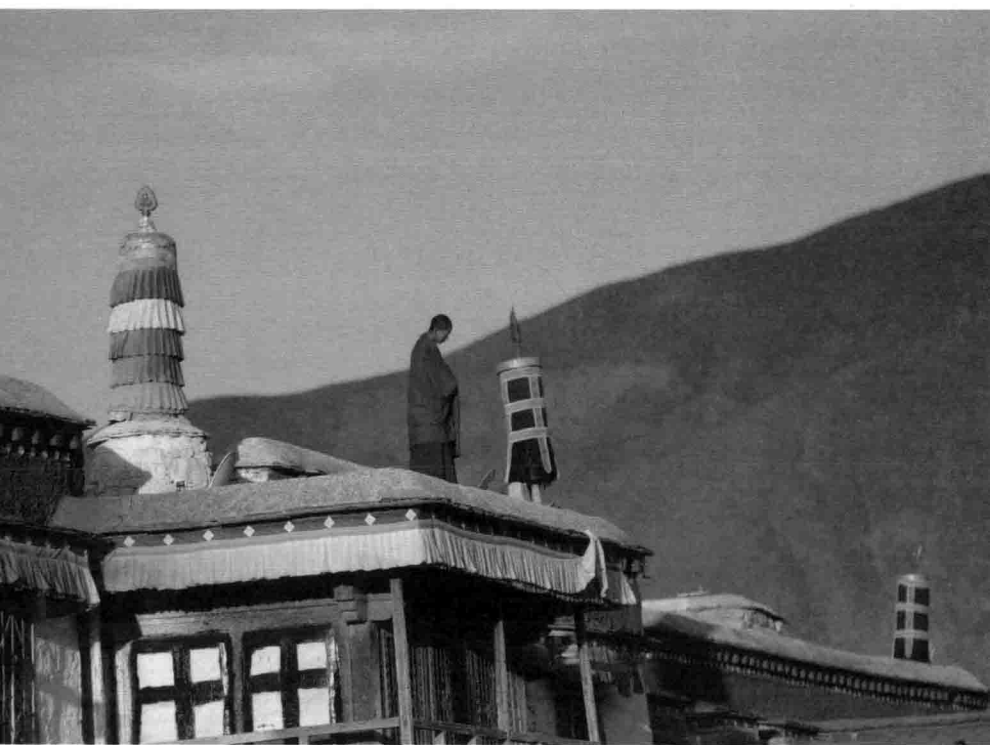
绕不过的布达拉／219

众神之上的布达拉，一座城市的最高地标。我用仰望的方式，一遍又一遍走过它那华丽的广场。我无法揣摩神意，常常把自己弄得黯然神伤。世界这是怎么了？布达拉血红的目光，像一道警戒线，让我退了半步。

一个兵的西藏史／232

这是我一个人的西藏史，从林芝八一镇到拉萨。拉萨实在是我的佛祥之地，当然也是我的炼狱之所。在我高兴时，在我得意时，在我幻想时，在我期待时，总有人湮灭我的激情，像一盆看不见的水浇灭阳光里升腾的火焰。16年，我渐渐地学会了在拉萨安放自己的灵魂。

万 物 有 灵







追鹰的少年

少年砍下自己的胳膊——一定是为了拯救受伤的鹰。但鹰不允许少年这么做，尽管它已经奄奄一息。从拉萨巷子里挽着长袍，翻过铁栏，争分夺秒跑出来的红衣喇嘛，像是听到了某种信号，手中数着的念珠，顷刻散落一地。

这世上有谁知道他从何处来呢？

好些天了，他一直徘徊在拉萨河畔发呆。干枯得近乎燃烧的草儿，好比他蜡黄又脏黑的脸。河风撩动着他那破破烂烂的羊皮袄，看上去像层层叠叠的羽毛，他额上黑得仿若一团牛毛发亮的卷丝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他身后是一座座长不出青草的山，一派被阳光和雪水冲击得锈迹斑斑的山体，宛如他身上那件脏不拉叽的羊皮袄。山上的经幡不分白天黑夜地飘舞着。他时而侧过身，背对拉萨，仰望那些随风飘荡的经幡。他是否听懂了五彩经幡传递出上苍千年的祈愿？他低着头不知所措地转过身来，不敢多看拉萨一眼。

横亘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大桥。桥头伫立的哨兵，好些天来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

桥的那边，是人声鼎沸的拉萨。

大地上光斑在移动，他瘦长的身子也在移动。他踮起脚尖，像一只渴望飞翔的大鹰，拖着沉重的羽毛，缓慢地跑了几步，又垂头丧气地停了下来。他的脚趾不知何时已露在靴子之外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，没有理会那几根红肿得像红萝卜一样的脚趾，虽然上面已经布满了小石榴般的脓疮。可他懒得理会它们，任它们这么嚣张着。他围着自己的影子，在原地转了个圈，无人看他。他不停地用那双充满奇异的眼睛躲避着冷暗的光斑，除此之外，这个世界不停看着他的，似乎只剩下了风。风，来自四面八方的风，都在往他的方向吹。他的眼睛在风中多了几分浑浊和迷茫，还有寂然。他用手抚了抚冰凉的脸，像一个放了气的篮球一下子跌陷在草地上，没精打采来回滚动了几下，突然又像一只加足了气的气球从草地上飘浮而起。他突然睁大了眼睛，蓝墨水一样的水面看见了他的脸，那上面有一双惊恐的眼睛，里面布满血丝，他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他躬起身，掬起一捧河水，抚在自己脸上，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。但河水比他的心情更趋于平静，那缓缓流动的气息，就像拉萨城里飘出的一首首美妙情歌。他盘腿坐在河边，忽然抬头看了一眼偌大的天空。此时的天空是红色的，红得有点儿令他不知所措，拉萨的天真是奇怪啊！一抹红得发紫的夕阳正从西边山上漫过河面，涉过拉萨的大街小巷，缓慢地爬上布达拉宫的脸。某一刻，他望着布达拉宫的复杂建筑发呆，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房子呀。他从没见过，他被红色的天空和那些老房子拉直了目光。但是，很快他的眼睛就开始敏捷地转动，然后，微微低头，双手合十，闭目祈愿。他的嘴唇蠕动得飞快。

没有人知道河边的这个无名少年，他是谁？他在干什么？没有人注意。

那么多车辆和人群从桥上呼啸而过……

这一回，他看到了大昭寺的桑烟，听到了布达拉宫的法号，还有哲蚌寺那一排排经轮转动的响声。他的眼睛不时地一张一合，人潮涌动的画面像一张张网向他忆念的世界撒下来。他不知拉萨究竟住了些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知拉萨天天都发生着怎样的故事。他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，这个奇形怪状的城市，这片离他心灵遥不可及的风景。除了发呆，别无选择。

桥上这些天到底过了多少人，来往多少辆车，他不知道，也无心去看，他在想着谁能替他解决昨天的昨天发生的事情呢。没有人了解他，很久，他都在那里枯坐着，像油画里一根僵死的木桩。他正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解决问题，桥上的哨兵急火火地朝他跑了过来。

“嘿，这些天，你在这里都看到了什么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对面就是拉萨，你可以从桥上过去呀。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我早就注意到你了，你一定想去拉萨，对吧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他依然摇头。

“我真拿你没办法。一句话也不说，你究竟啥意思嘛？”哨兵上下打量着他，看着他红得吐血的眼睛，一下子又看到了他红肿的脚趾，哨兵有些急了：“你，你的脚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我忘了，你是不是听不懂汉语？”

他摇摇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哨兵。

“你总是摇头，我，我，我不懂你啥意思。”哨兵狠狠地朝着地上几只带翅膀的蚂蚁踩了几脚，然后把目光从他脚上移到他脸上，转念一想：

“噢，你一定是饿了吧？走，跟我走。”

哨兵拉着他的手，很快把他带回了桥边的岗亭里：“来，你坐在这里烤火。”

他站在一边，看了一眼哨兵，又看了一眼那个碗口大的红通通的电炉，没动。

“坐下吧，坐到这里来烤火吃东西。”

哨兵给他馒头，给他包子，给他牛奶，给他可乐，给他巧克力。可他都依次摇头，不吃。哨兵拿他没办法，眼睛不住地盯在他身上搜来搜去。他看都不看哨兵一眼，慢慢地端坐在炉火旁，扫了一眼哨兵挂在墙上的钢盔帽和盾牌，不知不觉，一下子把眼睛落在了哨兵斜挎在胸的枪上。那是一只81-1式步枪。外壳亮锃锃的，像打了一层光泽透明的枪油，在他的眼里却好似一把寒光凛冽的刀。许久，他都沉浸在对枪的注视中，哨兵不知所措。突然，他的眼神从那支枪上猛然转移到哨兵眼睛里。哨兵看着他咄咄逼人的眼神，被他盯得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了几步，哨兵心里发怵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眼睛里露出可怕的光亮，让哨兵感到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。当哨兵正欲问问他的时候，他却不再看哨兵了。哨兵只好小心翼翼伸过手去摸他腰间挂着的那把藏刀。然后请求地说：“借我玩一下好吗？你的刀，真漂亮，我喜欢，很粗犷，有牧人的味道。你一定喜欢我的枪吧？来来来，喜欢就让你挎一下，嘿嘿。”哨兵热情的表现，满以为他会爽朗地答应，可他一点儿反应也没有，仍然只是摇头，不仅没有接哨兵双手递过的枪，还双手自觉地护着他的刀壳，很用力，好像它会被哨兵抢去似的。哨兵急忙把枪收了回来，心想

自己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么难打整的人。枪也不要，刀也不肯借，哼！算是我遇上倒霉蛋了。哨兵转过身，从箱子里拿出一桶康师傅方便面，朝他指了指这个。他依然摇头，拨浪鼓似的。哨兵拂拂袖，一点不客气了，心想你这人怎么会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哨兵于是怒火冲天地摇着他的双肩：“你不吃，你不吃只会像上次那个流浪的小孩，饿死在这桥下。我可不想再被群众误会骂我见死不救。喂，你总得说话吧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不习惯吃这些东西，还是嫌味道不够好呀？你不吃，只能看着河里的鱼儿吃了。”哨兵一边说，一边将手狠狠地一推，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统统掉进窗外的拉萨河，河水咕咚一声，就吞咽了它们。哨兵的恼怒并没有停歇。哨兵想，你不吃，让拉萨河里的鱼儿吃。哪里来的野孩子，气死我啦！哨兵把牙咬得格格蹦蹦的，哨兵感到牙齿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，想对着他狠狠骂一声，可是，哨兵很快觉察到他诡异的眼神，还有他红萝卜一样粗壮的脚步头，哨兵慢慢恢复了平静，最终什么也没有骂出来。哨兵无可奈何，却找不到理由对他微笑，就那样袖着手，傻站在那里，风从脖子里灌进来，好凉。

他突然站起身，黯淡的眼神在那一撮浓黑的卷丝下怒气冲冲地盯了哨兵一眼，然后，一声尖叫，一阵风似的朝门外扑了出去。哨兵伸过手，欲拉他回来。他拼命似的跑，一眨眼就跑出了岗亭。那一刻，他的速度像是天上的雄鹰在飞，一瞬间，就飞出了哨兵的视野。

哨兵冲下岗亭，停在桥上，望着远方他逐渐消失的影子，耳畔全是怪怪的叫声。哨兵锁着眉，朝那声音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，再看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车流依旧，拉萨河无声地流淌，虚弱的太阳挂在空中，像刚哭过的脸儿似的。